

未名湖溯源

一 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燕京大学校园又称燕园。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大迁来燕园，迄今即将半个世纪，校园本部不断扩大，建筑规模与日俱增，而燕园一名依然见称于时。这与校园最初的建设决定以未名湖为中心是有直接关系的。1990年2月2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刻石立碑于未名湖畔，碑文如下：

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

该区主要建筑有校门、科学实验楼、办公楼、外文楼、图书馆、临湖轩、南北阁、男女生宿舍、水塔及附属园林小品等。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手法，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与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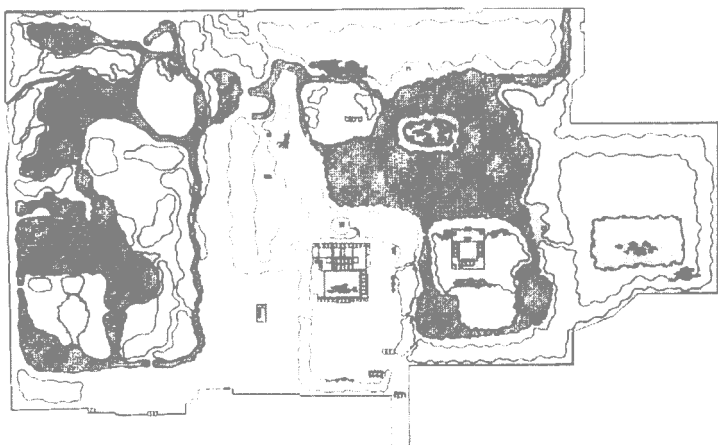
石碑选址在未名湖北岸，与屹立在湖南岸悬崖之上的临湖轩遥遥相望。实际上这一湖一轩都是在 1929 年燕京大学建校十周年的庆祝会中才获得命名的^①。按临湖轩兴建于燕京大学在海淀建校之初，众所周知；未名湖又是如何来历，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 淑春园遗址图中所见未名湖原貌及 周围地区的荒芜景象

北京大学迁来燕园之初，《成府村志》作者金勋先生曾以所藏晚清《淑春园遗址图》复写本一幅见赠。图上所见中心湖泊，即今未名湖的原貌。湖中小岛东侧，有一狭小的长方形标志，即今日尚存的石船所在处。

湖泊南岸有一大岛，临湖一面是慈济寺，惟有寺门残存至今。当时大岛的东西两侧在燕大建校时已经填筑为平地，只是其西南一隅形成一小湖，北与大湖一溪相通，保留至今。此小湖西岸上，土山环抱中有大型建筑一处，其地相当于今日临湖轩所在处之西侧。其正前方，庭院开阔，东南一隅之岗阜间有通道。出通道，向正南，即全园正南门。其位置相当于今日校园内俄文楼（燕大时称适楼）所在处。当年淑春园残存的建筑遗址，大体如此（图一并参看图五）。

在识别图中的上述各点之后，还应进一步就淑春园开发的历史略作说明，以便进一步探讨未名湖的来源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在《燕园史话》中曾误认为是乾隆年间所开凿^②。最近在探讨海淀镇历史地理的过程中，披览所及，获读在《圆明园》第四集的“园林研究”一栏中曹汛先生所发表的《自怡园》一文，深受启发，终于促使我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图一 淑春园遗址图

三 从自怡园的兴废，追踪其遗址所在 及其与淑春园的关系

《自怡园》一文的第一段，就将该园的兴废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如下：

自怡园为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的别墅园。清朝的大学士是当朝一品，相当于宰相，所以自怡园又称明珠相国园。园在海淀东北水磨村，是康熙二十六年著名画家兼造园叠山艺术家叶洮为之设计并建造的。自怡园是当年首屈一指的私家郊野别墅园，是叶洮造园艺术的代表作。园为明珠任相国时所建，其子揆叙

自始至终住用于此。揆叙卒于康熙五十六年，雍正二年追发其依附允禩之罪，自怡园被籍没。乾隆年间，其旧址所在疑亦包括尚未尽改的山形水系在内，一并归入长春园，即是长春园的东部万泉河以西一带。^③

按文中首先指出自怡园选址在“海淀东北水磨村”，也就是“乾隆年间一并归入长春园”的地方。这一点却是与原文如下的一段自相矛盾的：

康熙二十六年（1687）畅春园建成后，康熙皇帝又把畅春园附近的地段，分赐给皇子皇室、王公贵族们建造园林别墅，显然是为的使他们在扈跸畅春园时能再有一个近便的歇脚休息、居住游赏之地。

根据这段记述进行推断，在畅春园建成后的同年开始兴建的自怡园，应即选址在“畅春园附近的地段”，而不可能是日后在乾隆年间才开始兴建的长春园基地范围之内，因为其地实处于畅春园东北方至少是三里的距离之外。那么根据畅春园初建成时的附近地段设想，自怡园的原址，又如何去探求呢？

考虑到畅春园原是在明代清华园的遗址上改建的，其东侧隔路相望的，又有明代米万钟勺园遗址。这勺园遗址也被保留下来，最初改建为弘雅园，作为皇亲贵族的郊居之处，后又改称集贤院^④。因此有理由相信，最初的自怡园也就应该是在畅春园邻近的地方开始兴建的。曹汛先生《自怡园》一文中所引园主人揆叙以下的诗句，可以为证：“灯火千门盛，郊园近紫宸”。“若为邻禁园，便已似深山。”上苑葱笼御气通，趋朝路

接野桥东。”这里所谓“紫宸”“禁园”“上苑”等，指的都是畅春园。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怡园所以选址要靠近畅春园，而且要在其东北一侧，就是要顺地势从畅春园取得水源。畅春园汇聚了海淀台地西侧巴沟低地上丰沛的水源，而水源又是开辟风景园林的主要条件。自怡园从畅春园取得了丰沛的流水之后，才有可能建设为以河湖取胜的名园。因此当时歌颂自怡园的诗句中就往往把来自畅春园、也就是康熙御园的湖水，比作来自“太液池”。姑举二例如下，都是摘录自《自怡园》原文。

（一）

波分太液泻如洪，锦石嵯峨上碧空。

直讶生成因地势，不知结构费人工。^⑤（下略）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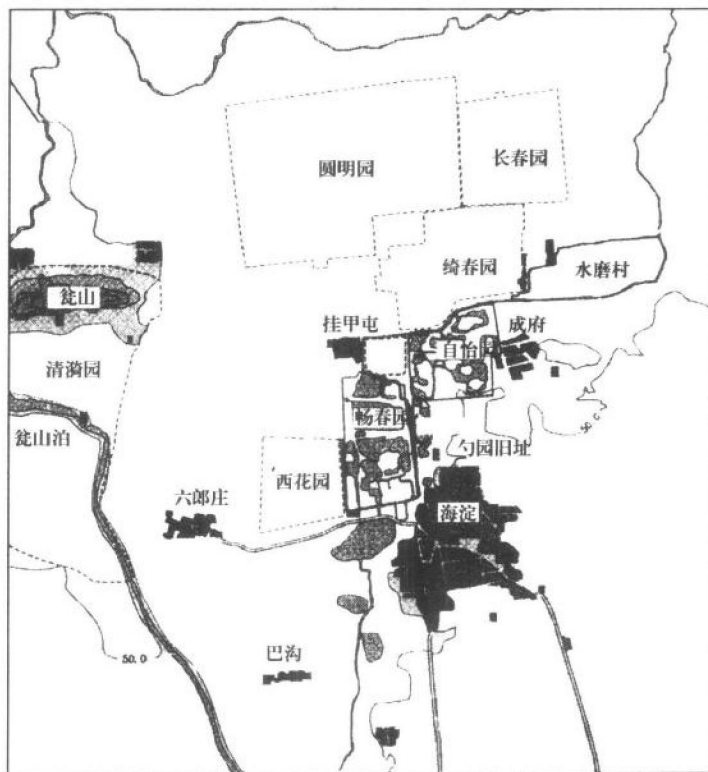
忽牵野兴到江湖，沿月扁舟入画图。

几曲波光连太液，千枝灯影散蓬壶。^⑥（下略）

以上二诗中的“波分太液泻如洪”和“几曲波光连太液”这两句，难免使人联想起淑春园中的湖泊与湖上景色。因为淑春园正是处于畅春园来水的下游，其间有渠道经过紧相连接的勺园故址，自流入淑春园。同时还应该看到，畅春园的规划和自怡园的规划设计，同是出自叶洮一人之手，他必然会考虑到就近引水的问题。因此可以设想，最初的自怡园，就是日后的淑春园，两者同是一地，只是前后的名称不同而已^⑦。

这一设想，也和上文所引《自怡园》一文中所指出的“园在海淀东北水磨村”的说法相符合。

以上的设想，试作略图说明如下（图二）。



图二 畅春园与自怡园位置图

——在圆明三园始建之前

四 自怡园与淑春园的先后兴替与 圆明三园相继建设的关系

康熙建成畅春园以后，即令大学士明珠就近兴建自怡园已如上述。其后又过了 22 年，也就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又在畅春园正北一里半以外的地方，开始兴建圆明园。到了雍正二年（1724），又进一步扩建圆明园。也就是在这一年，如上文所述，“自怡园被籍没”，从此自怡园的名字就很少见于记载，至于其故址所在也就更少有人过问了。只是曹汛先生在上述一文中曾作了如下的推断，他说：

从雍正初到乾隆中，时间不算太长，营造长春园的时候，不应该是把自怡园的山形水系完全填平，弄得不留痕迹，而应该是包括在内，加以利用改造。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地去畅春园太远，已如上述，此不多赘。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乾隆中期，也就是在圆明园正东方开始扩建长春园之后，自怡园的名字已经消失，而淑春园的名字却开始见于官方记载，《清会典事例》称：

乾隆二十八年奏准圆明园所交淑春园并北楼门外等处水田一顷二十三亩六分三厘，岁征租银三十九两一钱九分五厘有奇^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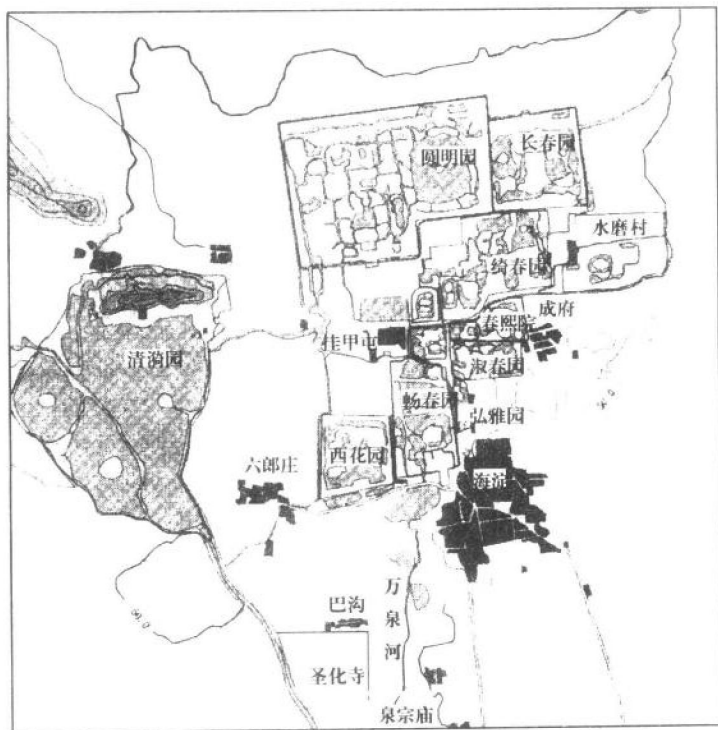
按同卷乾隆三十一年（1766）条，又载北楼门外水田只一亩七分九厘，可见淑春园的主体在北楼门内。北楼门外面临万

泉河东流之水，地段狭窄，而北楼门内以南地域开阔，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开辟为稻田。实际上这就是自怡园遗址所在。

在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淑春园北楼门外的万泉河，在其南北两岸的继续开发上，却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在河以北，随着长春园的扩建，在其南墙之外一直到万泉河北岸之间也日益开发起来。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号称“圆明三园”的最后一个绮春园，基本建成，而地处万泉河南岸的淑春园，却很少见于记载。乾隆三十六年（1771）又添建绮春园宫门和朝房等。这时宫门以西相去很近的园内正觉寺也相继完工。到这时候，可以说圆明三园基本告成，前后历时六十余年。在这六十余年间，工事进行，几无宁岁。最重要的是在园址扩建的过程中，开辟新水源已是当务之急，略述如下。

最初圆明园的兴建，水源来自近在园址西南的瓮山泊。长春园开工之后，乃扩大瓮山泊为昆明湖，引来玉泉山下丰沛的泉水汇注其中，时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随后又建石渠导引西山卧佛寺与碧云寺和香山诸泉，汇流而下，以增加玉泉山下诸泉的流量^⑨。到了绮春园扩建的时候，也有赖于圆明园上游的水，分流下注。其最南一支，终于在畅春园的北墙外与万泉河汇为一流，径直东下，从而形成圆明三园与畅春园之间的分界线。在这期间，万泉河水系也有了新发展，特别是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兴建了泉宗庙，并进一步开发了附近的泉源之后，水流更加丰沛。从此原本是来源不同的畅春园水系和圆明园水系，终于随着绮春园的兴建而有所沟通，并转而东北，流经水磨村，然后合长春园东流之水，北注清河。图示如下：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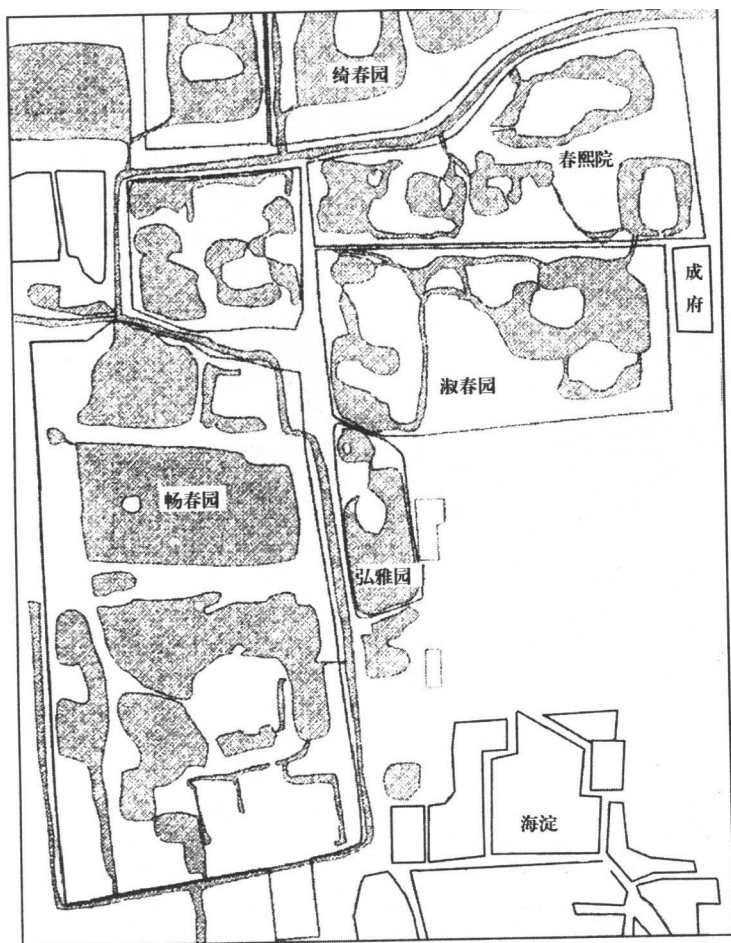


图三 畅春园与淑春园位置图

——圆明三园及其河湖水系最终建成时期

实际上，正是随着绮春园的兴建和南北两个水系的合流，终于迎来了与绮春园隔河相望的南岸出现了园林建设的新发展。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有记载说：

圆明园、绮春园、熙春园、淑春园疏浚河道、桥闸，实销银五万零五百四十一两九钱二分九厘……^[319]



图三附图

——畅春园、春熙院、淑春园

在这里，淑春园与绮春园和熙春园在园地工程的维修中同见记载^⑪，是值得重视的。大约就是在绮春园最后落成的工程中，自怡园东北方水磨村附近原有的水磨，终于被废除，估计其遗址已包括在绮春园东南一隅以内或外侧，不可复见。只有水磨村因为正好处于绮春园的东墙之外，却被保留下来。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又从淑春园中的北部、也就是靠近万泉河的南岸，划分出一个新园林，名为春熙院^⑫。其位置正好和万泉河北岸绮春园中的正觉寺，隔河相望。大约也就是在这时候，与淑春园有重要关系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乾隆的宠臣和珅得以赐住淑春园^⑬，从而开始了在自怡园的旧址上重建新园的事。

五 圆明三园相继建成后，竟在淑春园中迎来 自怡园的昙花一现，更难得有“石舫” 写生的原画流传人间

和珅赐住淑春园，大约是在他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调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更授以文华殿大学士之间的时候。最后这位权极一时目无法纪的宰相，随着乾隆的去世，立即遭到嘉庆下令逮捕，赐死狱中。事在嘉庆四年（1799）。据此推算，和珅赐住淑春园的时间，大约只有十数年。在这期间，和珅如何利用自怡园的基础进行建设，没有任何材料可供参考。只有在查抄和珅家产的奏摺中涉及淑春园时，有如下的记载说：全园房屋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三百五十七间^⑭。更值得注意的是嘉庆所定和珅大罪二十款中的第十六条，有如下的一段：

将和珅家产查抄，……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

这里所说的“园寓”，指的就是淑春园与当时圆明园中“蓬岛瑶台”的景物相似，这正是指今天未名湖中的小岛。园中既有岛，必有船。想来当时应是有画舫游荡于湖中，犹如最初查嗣琛在《自怡园看荷》诗中如下的诗句所描写的那样：

移山缩地疑神力，拓径开泉总化工。
树拥危亭俄出没，湖吞画舫忽西东。^⑮（下略）

只是这种自然风貌，从最初的自怡园到重建的淑春园中，犹如昙花一现，一去而不复返了。只是还有一只残存的画舫，仍然留存下来，这就是今天未名湖中的石船。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只石船原来还是画舫时的原貌，就在和珅掌权的时候，一位英国画家来到淑春园中的现场，为之留下了一幅逼真的写生画。这幅艺术珍品还藏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中。我了解到这件事，是在 1988 年的夏天。当时法国友人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为了研究中外关系，再一次前来北京，专门实地考察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前来中国，先到承德，后来北京朝见乾隆皇帝的事。我曾陪同他在承德避暑山庄考察了两天，随后来到北京^⑯。他原想到北京大学勺园参观，因为这是马戛尔尼及其使团成员曾经居留的地方，当时叫做弘雅园。可惜因事未能如愿，却给我留下了一个信息，讲到马戛尔尼的随行画家曾在园中写生作画的事。一直到他有关此行的专著 *L'Empire Immobile ou Le Choc des Mondes*（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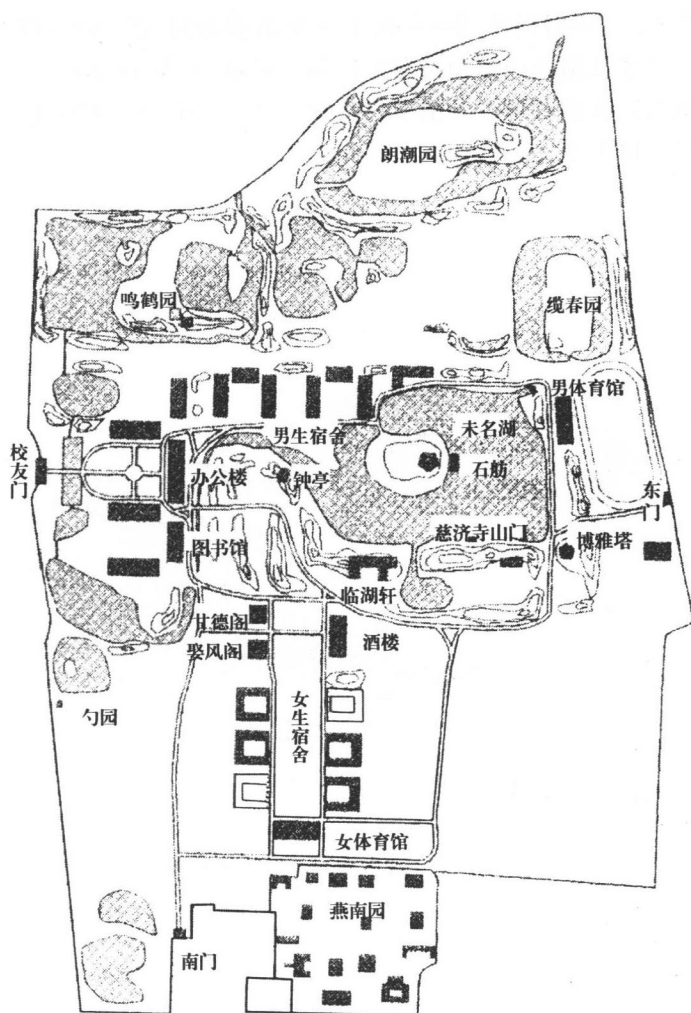
文译本：《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在 1989 年出版时，我才从附图中看到马戛尔尼随行画家 W. Alexander（W. 亚历山大）在淑春园中所留下的一幅画舫的写生画，现在复制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尾（图四）。



图四 淑春园石舫

原图注明：“马戛尔尼在北京的住处：石舫（W. 亚历山大）”

按马戛尔尼等人住处是在弘雅园（即明代勺园故址），与淑春园一墙之隔，原图注误



图五 燕京大学最后的校园本部核心区略图

正是这幅艺术上的写生画，把今天未名湖中的石船，还它以原来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还有一幅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前夕的校园本部略图，也一同复印在这里（图五），因为它所代表的，除去南阁和北阁迤南的部分外^⑦，应该就是自怡园的最初范围，而现在的未名湖正是在自怡园最初营建时，经过造园艺术大家叶洮的规划设计而后开凿出来的，算来应该是已有 313 年的历史了。

2000 年 5 月 22 日完稿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61 号

校 后 记

本文根据微地貌的分析，将自怡园定位在今未名湖周围，是与有关的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的。按未名湖迤南，地形逐渐升高至海淀台地西北一隅的边缘部分，也就是海拔 50 米等高线以上的一带地方。反之，从未名湖向北，地形逐渐下降，直到万泉河南岸，其平均海拔高度已降低至 45 米左右。到了昔日万泉河分支北流的地方，也就是今日水磨村的南边，地形继续下降，实际上这就是原来设置水磨的地方。其地在当年自怡园的东北隅迤东，相去甚近。

行文至此，请再引用曹汛先生《自怡园》一文中的一段如下：

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十七有《浴罢与实君步入水磨作》。同书同卷又有《雨窗遣兴示恺功》，诗云：“鸡鸣觉村远，水响知石触。”万泉河水流湍急，

可触石作响。当地人遂利用水力，推动转磨，水磨村名盖以此也。

这段引文说明自怡园去水磨甚近，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原文推论不妥，已见本文以上所述，此不多赘。

在这里还应该附带说明的是，自怡园修建之初，查慎行曾亲临其地，有诗记之，题作《相国明公新筑别业于海淀傍，既度地矣，邀余同游，诗以记之》。其最初两句如下：

路指沙堤外，园开海淀东。^⑬

时在康熙二十六年。可是到了康熙三十二年，他又应约写《自怡园记》一文时，却写道：

相国明公之园，在苑西二里。^⑭

所谓“苑西”，即畅春园之西，与六年前的“园开海淀东”之说，大有出入。从当时海淀附近的地理情况考虑，后者的说法不足为据

本文承岳升阳博士绘图，附此致谢。

“临湖轩”命名来自校友谢婉莹（冰心）教授。湖本无名，钱穆教授因即命名曰“未名湖”详见拙作《燕园史话》（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39页。

见第 26~27 页。

中国圆明园学会主编《圆明园》第四集，第 224 页。

洪业《勺园图录考》（燕京大学，1933）第 60~61 页。

《自怡园》原文，节录自明珠子撰叙《益戒堂自订诗录》卷 1，题作“次韵和他山先生题园居诗八首”其第五首。

⑥《自怡园》原文，节录自汤右曾《怀素堂集》卷 15，题作“四月十二日宿恺功都宪别墅，月中放櫂遍游诸胜”。

⑦淑春园一名的来源还有待考察。

⑧《清会典事例》，商务印书馆石印小字本，第 1194 页。

⑨参考《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中的下列一节：清代北郊水源的整理。见《侯仁之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108~113 页。

⑩引自杨乃济《圆明园大事记》，见《圆明园》第四集第 34 页，上文所引乾隆三十四年和三十六年两条，同出此文。

⑪熙春园在绮春园之东，今清华大学校园内有遗址。

⑫春熙院应即今镜春园和朗润园的前身，拙作《燕园史话》第 22 页，只写了镜春园，未加注朗润园。

⑬和珅名之为十笏园，见昭槁《嘯亭杂录》，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第 163 页。

⑭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 19 期，第 190 页。

⑮转引自曹汛《自怡园》一文。

⑯详见下文所记佩雷菲特的法文原著中的前言第 XIV 页，及其中文译本“前言”第 11 页。

⑰南阁和北阁在燕京大学时名为麦风阁和甘德阁。

⑱《敬业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卷 8，第 216 页。

⑲《查慎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520 页。

（选自燕京研究院《燕京学报》新 10 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 月。）